



朱子讀



書



光緒六年順德  
羅氏知府

朱子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朱子讀書法

臣等謹案朱子讀書法四卷宋張洪齊熙同編洪字伯大熙字充甫皆鄱陽人事蹟無可攷據洪自序咸淳中分教四明熙適客遊浙東遂相與商確是書而刻諸鄞泮其書本朱子門人輔廣所輯巴川度正嘗屬遂盜於和之校刊鄱陽王氏復廣爲後編洪與熙又因而補訂之以輔氏原本爲上卷而以所續增者列爲下卷皆以文集語類排比綴輯分門隸屬雖摺拾抄撮裨販舊文不足以言著述而條分縷析綱目井然於朱子一家之學亦可云覃思研究矣元時板已不存至順中江南行臺御史趙之維重鏤於集慶路學故永樂大典全帙收入原編卷次已不可攷今酌其篇帙釐爲四卷俾講新安之學者有所攷證焉  
乾隆五十年四月恭校上

原序

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聖賢之意也學者學爲聖賢而已旣爲聖賢之學必將因其言以求其意得其言而未得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言而得其意者也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吾夫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見哂於聖門也宜哉舉夔所讀何書世率以斯言藉口豈知帝王盛時化行俗美凡塗歌里詠之所接聲音采色樂舞之所形灑埽應對冠昏喪祭之所施莫非脩道之教固不專在書也三代而下古人菴德之具一切盡廢所恃以植立人極者惟有書耳此書之不可不讀也然讀聖賢之書者爲不少矣鮮能至於聖賢者讀之無其法也漢唐說義理如說夢其間大儒言正心而不及誠意言誠意而不及致知格物法之未立學者將安適從乎故以了悟爲高者直謂格言大訓爲胸中之障礙書且無取何取於法以記覽爲工者又不過誇多鬪靡務以榮華其言希世取寵而已法於何有有過有不及等之爲無得於道也不有先覺何以淑其後紫陽夫子生於建炎庚戌上符洙泗之運遠紹濂洛之傳吐辭爲經家藏人誦言滿天下皆法言也然門人輔公所編讀書之法所以呼迷塗而飭雅昧者尤爲深切著明甲寅便殿奏疏拳拳以爲倉芹之獻直謂此愚臣平生艱難辛苦已試之效雖帝王之學無以易之豈苟云乎哉洪嘗與親長德勝齊君增多而臚列之鄉友王君復盡索紫陽諸書做爲後編輒又同爲之編定於是首尾具備條貫秩然學者儻慨然知俗學之可厭聖學之可傳於文公之法信之篤行之果使精神之胥契如師友之相逢以此而讀書其亦異乎人之

讀書矣聖賢之意如日杲杲豈待單傳密付而後有得於道哉咸淳乙丑洪分教四明齊君適遊東浙益相與商榷是正其書乃成嘗謂此書之行可使人人知道人人爲聖賢而受用之淺深則在夫人信向之分數巨洪一日袖呈師帥大參西澗先生先生捧誦驚喜謂足爲後學指南不負儒先真切誨人之意助費召匠亟命鉅梓與學者共之吁聖人復起不易文公之言文公可作所以誨人者不過如此此義之存上帝臨汝是又非學者爲聖賢之一助乎盍相與懋敬之哉雖然文公嘗謂學不是讀書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此語殆有深意管潘氏磨鏡帖云僕目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爲鏡累豈非道理合下皆具用力之人一旦豁然貫通焉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豈拘拘尋行數墨間哉因取晦菴觀書有感二詩附於編首以發言外之意云丙寅孟春後學鄱陽張洪拜手書於鄞泮

晦菴先生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鏡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得清如許爲  
有源頭活水來

右一

昨夜溪邊春水生  
蒙衝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右二

讀書法者文公朱子之所常言而門人輔公漢卿之所編集也嘉惠後學可謂至矣巴川度侍郎正屬遂寧於和之校而刻之外舅雙澗張先生家藏刊本照因得借觀天球琳琅不足喻斯寶也但其間疏略未盡雜亂無倫者間亦有之則恐學者未能見之瞭然何以使其守之確然哉故

竊疑此漢卿艸定而未脩改之本照借於暇日與鄉親友  
龍山張君伯大因其舊文及取文公之言此而漢卿之未  
錄者相與搜集附益更易次第先定綱領以載書之所當  
讀之故與讀之所當務之說復於中撮其樞要釐爲六條  
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  
緊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說於每條之下於是綱領條  
目粲然明白爲上下兩卷蓋將案爲定式確遵謹守尙企  
及文公之萬一凡我同志皆當從事於斯也竊嘗論之天  
下之事莫不有法法莫不有要得其要而遵守之則爲其  
事者雖與人同所以爲其事者實與人異他日所就必有  
卓然非儕流之所及者末藝且然而況讀書爲吾儒之大  
業乎秦漢以來知讀書者眾矣然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  
傳其務外者爲誇多鬪靡其厭煩者爲獨觀大略其平凡  
暗翫者不過尋行數墨爲蠹魚爲書肆其邪僻者聖讀而  
庸行其詭佞者則僭聖言以文姦而已求其下帷潛心如  
仲舒者已寥寥間見況望其如濂溪關洛諸老先生明聖  
道之蘊奧傳聖心之精微乎是則彼非不讀書也讀書而  
不得其法也惟我文公稟命世之才負離倫之識而尤篤  
志於聖人之學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而貫之以敬其窮理則以讀書爲本其讀書則以六者爲  
法平日之所自務與其所以教人每切切乎此雖致之聖  
君言之賢相亦必欲其急先乎此此所以卓然能承道統  
之傳啟道學之祕盡發聖經賢傳之蘊大開天下萬世之  
蒙也嗚呼盛矣豈非文公之讀書與人同而所以讀書與  
人異固若是邪六者之法有前賢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賢  
之所未及而出於文公之獨見者誠能確遵謹守固有踰

越則窮理盡性脩身齊家以至得時行道而極於堯舜其  
君民莫不自是基之其功用豈淺哉抑愚謂從古聖賢非  
不言讀書也而每教人讀書以窮理則至文公而愈切關  
洛大儒亦非不言讀書之法也而及於循序致精與先看  
易曉者之云則自先生而始見其愈切者正如孔子多說  
仁字之意其始見者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學者尤不  
可以不知也龍山君孝謹清脩自幼用心於聖賢之所謂  
學十五年前相與編類此書咸淳乙丑熙適留會稽而張  
君職教四明郵傳如織因得益加是正而更定之於是無  
復遺恨張君且欲刊之鄞泮以惠多士是豈徒此書之卒  
學者遵是法而力行之斯道其牽乎其年秋仲鄞陽齊熙  
充甫謹序於越之蓬萊閣

朱子讀書法卷一

綱領

陳希周問讀書脩學之門先生曰所謂讀書者只要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只是一理如水遇圓處圓遇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只是一水爾

人之生道理合下皆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子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

先要讀書理會道理蓋先學得在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撞著便有用處

朱子讀書法卷一

知服齋叢書

而今這管說治心脩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脩若如此說資質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得讀他做甚底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面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如何

先生記婺源藏書閣有口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案原本物則誤作初則今從朱子文集改正其大倫大法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



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伏羲以降  
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  
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  
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獻爲而  
忽然知之兀然得之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  
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  
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  
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  
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  
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不以此與

先生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  
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  
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是而必曰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  
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  
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  
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閒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  
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爲  
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  
於佛老虛空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  
其卒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  
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  
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  
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

來也哉道之不明可歎也已

先生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博攷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其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又曰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又曰讀書一舉兩得這邊理會又到這邊又存得心詎可輟輟經傳遂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

或問讀論語孟子法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後孟通

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實乃操心之要始學者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何也曰論語每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覆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

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攷其是非則其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率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未通則姑置而復徐理之此觀書之法也日讀書亦通其本指而已而於眾說思之若是其詳將不爲支離之甚邪已不然也讀書所以明理而明理者欲其有以燭乎細微之閒而不差也故惟攷之愈詳則察之愈密察之愈密則吾心意志慮戛刮磨礪而愈精吾心愈精則天下之理至於吾前者其毫釐眇忽之不齊則吾必有以辨之矣若乃務爲簡易而以略通大指不求甚解爲高吾恐其弊將至於籠侗顛預處義不精而於擇善誠身之功亦將有所闕也道不前定臨事倉卒然後駭

朱子讀書法卷一

四

如服齋叢書

而圖之則其所謂簡易者是乃所以爲支離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

兩條本此然此所謂序乃每書誦讀攷察之序也

又先生嘗上疏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必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互古至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

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  
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經於  
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  
牆面而立目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  
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  
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  
而忽已志在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  
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  
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閒斷而無所成者  
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  
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  
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  
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  
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  
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  
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慾於軀殼之  
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  
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攷事物以求義理至  
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  
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  
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  
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  
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  
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  
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  
之

循序致精一語兼循序漸進熟讀精思二  
條而居敬持志一條正本此疏之語也

先生荅陳福公書曰某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究見義理根源體用之大略然後徐攷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例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次開明自有主宰未易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尙異爲戒巨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巨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旨

循序漸進中羣書先後緩急序本此

先生荅江端伯書曰所議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至不可逆料誠如所論惟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玩索之爲庶幾巨故爲學不可不讀書讀書之法又當沈思反覆涵泳鍊積寸累久當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爲涉躐而求此理之明又欲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亦難矣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熟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下學而上達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於心目之間矣

朱子讀書法卷一

六

知服齋叢書

先生書於讀書之所曰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體察

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兩條本此

寬著期限緊著課程著緊用力一條益本此下語

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自得程正思曰讀書必正心肅容計遍數熟讀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之言勿讀無益之文勿觀先生嘉其言

司馬溫公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

大凡讀書少看熟讀一也不要煩碎立說但要反覆體驗  
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齊整頓放正身  
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  
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  
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  
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誦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  
余嘗謂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看不  
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  
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有不到者乎

循序漸進

序有二一是羣書先後緩急之序一是每書誦讀  
攷索之序羣書先後緩急失其序則迂回艱苦而  
不切於其身心每書誦讀攷索失其序則怨違急迫  
而無得於其身心皆非讀書之法也序有兩樣不可  
只作一般看然朱子本意則主在每書誦讀攷  
索之序此最為透過致知關之妙法朱子所自  
得處專在此所以甲寅奏疏拳拳於循序  
致精之一言正此之所謂序也讀者詳之

朱子讀書法卷一

七

知服齋藏書

或曰程子之先大學而後論孟且又不及乎中庸何也先  
生曰大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  
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大學  
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功  
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  
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端或前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  
之不齊其間益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  
大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  
為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  
之所易得而問者故程子之書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  
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

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先生跋臨漳四經四書

易書詩春秋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有曰聖人佐經

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體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鉅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是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況於初學小生驟而語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

朱子讀書法卷一

八

知服齋叢書

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四書者以先後之文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觀覽焉抑嘗歟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

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書雜放枉裏

今人讀書且從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論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也

看文字且要看其平易正當處孔子教人句句是樸實

頭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先生曰此等皆無證佐強說不得若穿鑿出來便侮聖賢言語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論孟中庸讀此便知人不可不學底道理與爲學之次第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知爲學之序易自別是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論語中亦不說左傳國語方說然亦是卜筮巨蓋易本爲卜筮作嘉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

朱子讀書法卷一

九

知服齋叢書

其子又如何和且將繫辭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是淺然卻不差了蓋爲學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耳嘉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纔理會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箇尊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道春秋只是箇尊王賤霸內中國外戎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日讀詩侯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春秋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不可斷讀正經且讀三傳當看史工夫未可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且別商量亦是一事

也  
案文集此條係  
答潘子善書

先生書謂黃直卿曰春秋難看九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

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未爲不知味也

會馬肝出漢書儒林傳

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先生荅梁文叔書曰略於制度之說不知謂何往往都是攷得繁碎非學者所先或是從來割判不得如論語道千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強通況又捨去所急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用乎昨有問看史之法某告之以當且治經求聖賢脩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求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先生荅趙佐卿書曰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爲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便去看史攷古今治亂亂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植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灌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無矣讀書既多義理既已融會胸中尺度已分明而不看史攷古今治亂亂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矣而不決以溉田也

看史先看史記及左氏卻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

通鑑卻是連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轍狂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卻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曾著精神只管看後卻記不得不若先艸艸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攷所以易記每看一代正史記卻去看通鑑

先生荅陳福公書曰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

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尙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

### 右羣書先後緩急之序

先生荅滕德粹兄弟書曰足下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目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目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矣論語之書乃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就此書始

先生荅吳伯豐書曰且如看大學如都不知有他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意血脈全篇反覆

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看得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看中庸矣又曰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攪看了則雖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早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政如農功如農夫之有畔爲學亦然

理會經不可躡等不可艸率徒費心力須依次序理會得一經通熟他書亦易看

凡讀一件便要精這一件一件看得精其他書亦易看嘗

愛山谷與李幾仲帖說讀書法甚好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嘗病不精泛濫諸書不若精熟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讀書須是一件一件讀理會了一件方可換一件理會得通徹是當了則終此身更不用再理會後面只須把出來溫尋涵泳優了若不與逐件理會則雖讀到老依舊生正如喫飯不成一日都要喫得盡須與分做三頓喫只恁地頓頓喫去知一生喫了多少飯讀書亦如此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涉獵一般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一日之間祇讀得一二章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精攻

朱子讀書法卷一

三

知服齋藏書

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多自有箇見處一之曰易簡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去先生曰若要知了如何便知得了不如且聽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得今之學者大抵有貪多之病如此用工夫恐怕枉費了時日某謂少看者功卻多泛然多看全然無益某深知此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少間卻成一箇大沒理會去又曰文字不可泛看須逐句逐段理會理會此一段未透又去看別段皆成鶻突去如何會做徹如何會貫通今有看文字一覽而盡者亦思只是無究竟

問經書須逐句理會史書易曉只看大綱如何曰固不同然亦自是艸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當時治體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

先生語陳公直曰讀書須逐些子子細理會莫要攪動他

別底令人讀書多是從頭看到尾都攪渾了

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提撕待心醒則愈有力讀書須是不可枝蔓如讀孟子其間引援詩書處甚多今雖欲檢本文但也只須看一段便依舊自看本來章句庶幾此心純一道夫曰此非特爲讀書之方抑亦存心養性之要法也

看經書之法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看此一意得之而後已又如理會此句未得更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句也曉不得

又云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段如無後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作事全不得

朱子讀書法卷一

三

知服齋叢書

讀書須是專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裏看適因洗浴得一說大抵洗浴須從頭揩去則用力省而垢可去若於此處揩幾揩又於彼處揩幾揩則勞而無功學問亦然若一番理會不了又欲更作一番理會終不濟事也莫道見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萬遍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任自家肚裏方好

任經講筵時曾說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而望之便謂見了則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窗櫺看一遍了又重看一遍都說得方是

讀書如園夫灌園善灌者隨其蔬果根株而灌之灌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

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

先生問林共父看論語至何處對曰至述而先生曰莫恁地使這過使急不得須是緩緩去理會須是逐句去搜索俟這一章透徹之後卻理會第二章久後看得到貫通時卻自然事事會看如喫飯梳喫了一日又卻喫一日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是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

先生問子武看詩到何處對曰至大雅先生大聲曰公前日方看節南山恁地使恁地不得今人看文字敬底一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恐不會得而今但只管看時也只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卻有記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事在說不得底意思裏面又曰庄民等詩也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相合

朱子讀書法卷一

十四

頻服齋敬書

看文字不可傷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覺其滋味出

先生答侯官丞書曰示諭讀書之目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

又答書曰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弟爲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尾循序加工須如小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繙閱無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人讀書不可攙前去下梢必無所得

讀書如理亂髮然理髮須逐條理教條直讀書者須逐字逐句理會教通透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艸盛長命數兵士耘艸分作四段各耘一角有一兵士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他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艸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人以爲鈍先生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艸皆去不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子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難然卻是一番工夫便了這箇又著從頭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故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右每書誦讀破索之序

熟讀精思

朱子讀書法卷一

五

知服齋叢書

問看先生所解文字略通大義只是意味不如此浹洽先生云只要熟看又云且將正文文字熟看自然意義日生有所不解因而記錄他日卻有反覆論語看愈見得滋味出若欲艸艸看去儘說得通恐未能有益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意在那裏子美詩云更覺良工心獨苦一般人看畫只見是畫一般識底人看傻見他精神好處知得他用心也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卻自首末相貫熟讀滋味自出今學者看文字往往不曾熟何緣貫通橫渠云書須成誦精神都是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

時舉云某緣資質魯鈍全記不起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晉之極魯鈍讀書只五十字必三百遍而後

能熟積累讀去後來卻應賢良要之人只是不會耐苦  
凡學者須要是做得人難做底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  
做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

問讀書求意義雖知爛熟之爲美而習氣已慣惟恐不多  
之念未能頓忘先生曰旣知其非便當改之不須更加支  
蔓又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  
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得通曉若不  
熟亦無可思索熟讀下同凡讀書且要熟讀不可只管思口中  
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  
又曰讀得貫通後義理自出

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之於大字邊自有細字迸出來方  
是自家見得若自家果是著心見他道理不得則聖賢爲  
欺我矣而今公門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將去這箇不  
喚做學聖人之言熟讀玩味道理自見說了又喟然歎曰  
是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奈何

朱子讀書法卷一

六

知服齋叢書

或問吾與回言一章先生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  
會說得且說精義有許多言語而集註能有幾多字是一  
字當百十字公都把作等閒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  
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解尙看不出如  
何看得聖人意出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自不難見若果  
曾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爲欺我矣且如老蘇輩  
只讀孟子韓子便翻得許多文字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  
壯任是銅牆鐵壁如今但只消攻得他一面破時則這城  
便是自家底了自然不待更去攻那三面矣

又曰初學固是要先看大學語孟若先看大學一書透  
徹他書都不費力觸類便見

與張元德書曰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所以然者近乃覺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後元不曾著心記當細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學道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又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是爲徑捷蓋未論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精專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得處方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要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書經之註腳記得首尾貫通浹洽乃有玩味思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說徒費日月無益也

又曰書只是熟讀常常記在心頭始得孔子教人也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何這是孔子弟子編集只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若十分難曉底也自曉得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聞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道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然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云今人所以不及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得不得不論緊急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這裏略以數句撥動自然曉得諸公盡不曾曉得

縱某多說何益無他只要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

先生荅吳伯豐書曰此間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卻今不免且熟看若得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間已羸得其意味矣

又書曰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善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註解以通念爲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此方略有頭緒然卻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大段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遇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纔失腳便跌落橋下用心極苦五十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毫髮閒只是心力也不上所以大學語孟皆是五十歲以前做得了自後長進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

朱子讀書法卷一

大

知服齋叢書

心羸前輩文士亦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若用之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荅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書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揣摩逐旋捱將去久久漸漸揣摩得光老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書看他所用工夫要難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爲至敏之工夫所以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精思下同

看文字須入裏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略略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凡看文字初看時心尙走作道理尙見得未定到看定後方入規矩須是反覆玩味得熟慢方是活受用不盡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閒過了有甚滋味

又曰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拌得下工去

大凡看文字若有曉不得處須著下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先生言此以告學者其辭甚厲

看文字如捉賊須於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賊罪情節都要勘出莫只描摸箇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卻不知他在何處做賊亦不得讀時要體認得親切解時明白得分曉如此讀書方爲有益

大率吾曹之病皆有淺急處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謂之打得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

朱子讀書法卷一

九

知服齋叢書

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底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不同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自有簡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未見得道理時似數重物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

吳伯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虛心入裏玩味道理不可只說得皮膚上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疑漸漸釋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又云大疑則大進又云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卻要無

疑

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羣疑並興寢食俱廢始劃然而有見也

若有疑慮且須自去商量不要倚靠人人若除得箇依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有疑須當識以俟問然不可不時時提起閒看倘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通透處心中也潛地快活若疑慮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又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羸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且將諸家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疑案相似

朱子讀書法卷一

三

知服齋叢書

雖未能便判他案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羸急之心亦磨礪得細密了橫渠云文要密察心要宏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且如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來揆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擗批住甲窮盡其辭乙說如此且擗批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攷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某舊來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何如所以爲失者是何如讀論語

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家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就得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本是門人之說多失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因言若只將程子之說爲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爲主然後他看底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只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嘗苦與學者言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其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之說則有大不同者矣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

此義理儘廣大無窮須是起來橫看直看子細窮究又云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橫看又是一般

又曰凡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又云觀書不可只觀緊要處閒慢處卻要周匝

看文字專看細密而遺卻緩急之間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卻細密亦不可須是切己用工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矣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耳

又云看文字專看四邊而遺卻緊要處固不可專看緊要而遺卻四邊亦不可

看集註不可遺了緊要字蓋中有極微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釋經時每下一字直是秤輕等重然後寫出

黃勉齋著論語通釋至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而曰先師之用意於集註一書愚嘗親見之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靜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乃親見其更改之勞對坐至四鼓先生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寢日未交睫復見遣小吏持版牌改數字以見示則是退而未寐也未幾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而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得聖賢之意哉追念往事著之於此以爲世戒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各件發明經旨相穿紉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說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得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卻是誤他子間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此一段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或云而今每日只優游和緩曰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這箇工夫須是從大火中鍛鍊教他通紅鎔成

汁瀉成錠方得只今是火面上炮熟全然生硬不屬自家  
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由自家搦成團捺成匾  
放得去收得來方可某嘗思之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  
正緣不熟百呂居仁記老蘇說平日因閒升裏轉斗裏量  
遂悟作文處這箇須是爛泥熟之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  
濟得事也

精熟  
下同

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而  
今看自家如何終是不如前賢須是盡意記得諸家說方  
有箇襯簷處這裏義理根腳方牢這心也有般泊處心終  
只在這上走久久自然曉得透熟今公輩看是大槩都有  
箇生之病所以說得來不透徹只欲去包籠已攬他無實  
見處某舊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  
似如今說得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閒時將起

朱子讀書法卷一

三

知不足齋叢書

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是  
那字不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何  
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閒這正當道理自然光  
明燦爛存心目間如指諸掌公輩只是拊捻已攬來說都  
不曾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  
不伏自家使相聚得一朝半日便敲去了只是不熟這箇  
道理古今聖賢也如此說做得大概一般然今人說終是  
不似所爭熟不熟且縱使說得十分全似猶不自在沉和  
那十分似底也不曾看得出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見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賢說話  
見聖人之心成片從面前過

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  
皆是此理

讀書須得箇說處方進

看文字須要得言外之意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不寬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不足以見其文理之密荀揚曉文義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之多後藥力自行

聖人之言大小精麤無有欠闕又曰聖人之言自是精麤輕重得宜

朱子讀書法卷一

順德龍鳳鏤校

朱子讀書法卷一

三

知服齋叢刊

宋 張洪 同編  
齊庶

虛心涵泳

先生書謂吳伯豐曰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卻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間雜言語則久之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先生書謂黃直卿曰精舍相聚不成條理看文字者不看出大意正脈而卻泥著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毒與之酬酢輒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毒念吳伯豐未嘗不悵然也

朱子讀書法卷二

知服齋叢書

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說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先生答學者書曰讀書之法惟篤志虚心反覆詳玩爲有功且近見學者多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只信所傳聞不復稽攷所以日誦聖賢之言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讀說只是據目前見識撰成巨如此豈復能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所論不無背馳攷坐此耳

尹先生門人嘗記先生讀書云口誦心得如誦己言蓋工夫至後誦聖賢言語卻一似自己言語一般

陳安卿問讀諸經之法先生曰無法只是刷靜了那心後

平看去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又謂潘子善曰公看文字好立議論是先以己意看他卻不以聖賢言語來澆灌胸次爭這些子不好自後只要白看乃好

今之學者不曾子細玩味聖賢旨意便要懸妄立議論一似喫物肚裏其實未飽卻鼓腹向人說飽若箇飽卻未必說也今人好作甚銘作甚贊於已分上空有何益既不曾真箇讀書玩味得聖賢言意今日說底是這箇話明日說底是這箇話豈得有所謂實見那切戒之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來亦杜撰說只不濟事今方見得分明始知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歿也則枉

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底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言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得今人大抵偏塞滿胸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議論且尋句內意隨文解義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意思其有不合則便穿鑿之使合

又曰今人多是先有箇意思了卻將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

聖賢言語當虛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撐拄便喎斜了不讀書者固不足論讀者病又如此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

私意自主張已說在裏只僭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他  
意換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面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不得正理  
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則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  
得矣有好主業正則之說者先生曰病在先立議論聖賢  
言語卻將來證他說凡讀書須虛心且似未識字底將本  
文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不出看來看去道理  
自出

大凡讀書須先認識他本文是說箇什麼須做不曾識他  
相似虛心認他字分明後更看數遍自然會熟見得分明  
譬人與人相見初只識面目再見可以知姓字鄉貫又再  
見則可以知姓行如何只恁地識認久後便一見理會得  
今學者讀書亦且未便要懸空去思他中庸云博學之審  
問之方言慎思之若未學未問便去思他只是虛勞心耳  
又云切須記得識認兩字

看文字須體認如辨五色五色認得定後平心講求義理  
自然明白

言科舉時文之弊後生纔把書起來讀便先要討新奇意  
思準擬作時文用下稍弄得熟了到做官或立朝雖於朝  
廷大典禮也只胡亂捻合出來用不知被理會得底一撈  
則百雜碎矣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

讀聖賢之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讀書須平心下意以求之則心不馳而得義理之實又曰  
韓退之云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沈潛反覆之功  
方可

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沈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又  
日讀書放寬著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  
緣得出來

讀書須虛心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所疑今先尋討  
箇疑便不是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則聖人之意見矣

只是平心定氣在這裏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閒卻  
便損了精神

學者思慮不可過若但虛心游意時時玩味久當自見那  
縫罅意味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謬處

讀書未理會得處且放下莫要硬去穿鑿

看文字須看他文勢語脈

讀書須於文義上尋其次看註解今人卻於文義外尋索  
人之讀書盡失之拙不可失之巧盡失之卑不可失之高

若呂伯恭之  
弊盡在於巧

大凡讀書求索盡略無詳盡疏無密始有餘

地也  
密故拘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

卻細膩親切也卻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卻  
去偏僻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卻去背後

尋索以爲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相見  
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之故巨戒

之

又云時舉說文字雖見得也是然只是過高抑且傷巧此  
亦不是些小病痛須勇猛進以出此窠臼始得

又云且放令心地寬平不要便就文字上起議論也

今之談經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抑之使晦此談經之大病也

觀書須寬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目如人之入大屋方在第一重門裏面更有多數重門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

凡讀書須看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不相礙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須牽合

讀書且逐處理會不可彼此牽引來比較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費心力間立議論翻得言語轉多卻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

看文字只要虛心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要讀書以求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人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釋底事卻去無思量處知得自山下觀山上爲阻故指乾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爲險故指坤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

先生帥潭有問承有教讀書須要涵泳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先生云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須當涵泳令胸中有所得耳如吾友所說又襯一件意思硬要差排又一士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先生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

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處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蔓延間講若如是讀書如是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

周易五贊警學篇有曰讀易之法字從其訓句逾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母寬以略母密以窮母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

尙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康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略須解若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書則已不可解矣管者呂伯恭相見語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先生荅蔡仲默曰康誥外事與肆汝

朱子讀書法卷一

六

知服齋叢書

小子卦處自不可曉某嘗謂尙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目默云尙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無強通其所難通先生曰卽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

詩之爲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學詩者當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記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德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必著意去裏面解釋只是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吟詠久之又云大雅中如烝

民板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不知此出何處他讀書想見  
必是如此

看詩不當只管去序中討止當於詩辭吟詠看教活絡貫  
通方得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  
之功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上蔡說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卻是會讀  
詩

又曰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東萊說詩忒煞巧詩正怕如  
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戎狄貴王  
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看春秋甚難須是有當時魯春秋來看見得聖人改竄處  
方始知得事實然那得有此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大  
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  
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春秋書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  
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祥有所自致  
也

先生作中庸集解序曰讀中庸者毋歧於高毋駭於奇必  
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慎恐懼乎不睹不  
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  
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

論語之書已有前輩解說但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  
要說盡了不須更作注腳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他那集  
解熟讀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力去外面思量

看精義須究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善於其事作於其事善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透處問大學先生曰讀書須周匝遍滿某舊時有四句云盡詳胡叔器讀左傳法先生曰自平日看那事理事情事勢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時王室新東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一統宣公時楚莊王盛強戎狄主盟中國諸侯親齊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楚始退去旣而吳越又強人來爭霸定哀公之時政自大夫出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宋華向放弛肆意故終春秋世要不柰何但是某嘗說

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諸侯爭戰只如戲穢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雄爭強那時多是胡亂相殺如石門斬首六萬不知怎生地殺了許多及其後秦人長平之戰四十萬人亦是殺了多少不知如何有許多人如後來項羽也坑十萬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坑底都不知當時如何對付許多人陳安卿曰恐非掘地坑先生曰是嘗見鄧艾伐蜀坑許多人亦說是掘坑

讀史有不曉處割出便且讀過去有時讀別底撞著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驗人相似驗來驗去自然驗得自然都未要先自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那箇正是緊要字

切己體察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且如一處定如此了則更不用講只是傻去下工夫不要緩慢

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千方百回雖是如此說亦須逐一去做然後到極處不過如此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脈著了說時也得知恁地說過去則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先生曰只是亂道豈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爲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處學須要致知然不可徒知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

朱子讀書法卷一

九

知服齋叢書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須要面前開闢不要就那壁角裏面去而今看天理人慾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二句道理耳

傅誠至叔請教先生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自不將來做切己看故覺得讀所做時文之書與這箇異要之只是這箇書今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遂以爲如此傻了殊不知聖賢教人初不如是而今所讀亦自與自家不相干也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僭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入道之門是將自己箇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令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元不曾相干涉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讀一句書須體察此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讀書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字字求句句論而不於身上著工夫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然亦未嘗許弟子以仁雖顏子之賢亦以爲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何也學者盍亦於日用間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聖人說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能如此讀書庶幾有得

朱子讀書法卷二

十

知服齋藏書

先生荅曾元擇書曰所示疑義悉已撤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邊看未有箇入頭處須要虛心靜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爲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糊無益於事終久不得力也

讀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便易曉

尙書初讀甚難似見於己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是切己

問體道是如何先生曰體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己身體那道也蓋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體他令此道爲我有也如克己便是體道工夫先生云諸公數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會不會切己但看文字非是要理會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

龜山云讀書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盡於燕閒靜一

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閒徹然卻讀書

聖人語言甚實卽吾身日用當行之閒可也

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

大抵讀書須要看那道理是作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

聖人說話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

論語要義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費眼力在若本領處見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閒言語也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

先生答吳伯豐書曰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要於所聞身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閒無所愧怍而胸中浩然者眞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

或問讀大學章句或問雖大義明白然不似先生之教親切曰旣曉得此意思須持守相稱方有益誠敬二字是涵養他底

### 著緊用力

先生論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

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聲極爲細事乃有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翱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許多精神其可憎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工夫熟讀一卷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眞實見得眞實行得邪如此求師徒費腳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覆讀之亓就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可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朱子讀書法卷一

三

知服齋叢書

先生誨郭元德云讀書時當將此心葬在此書中行在坐臥念念在此善以必曉徹爲期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若但欲求某面前說得不求自熟如此濟甚事須是著精神字字看過不惟念得正文注字亦須記得方可令人於正文猶記不得如何會曉歐公言作文有三處好思量枕上馬上厠上也只是做文章尙如此況求道乎而令人只對著冊子傻思量冊子不在心傻不在如此濟得甚事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須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學寫

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只把手作推敲勢大尹是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只此二字何有利害他直得用力恁地所以做得詩精今吾人學問是箇大事卻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

先生曰熹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皆無津涯只是恁地著力去做至今雖不足道但當時也喫了多少辛苦讀了多少書今日粹亡便要讀到某這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某合老而將死所願望者諸友勉力學問而已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令人讀時又較易做工夫目

學者悠悠最是大病今覺得諸公盡是進寸退尺每日理

會些少文義都輕輕拂過了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去四面包括方是無走處今只說一面去又不深用力如何會得且如曾點漆雕間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得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要打疊教潔淨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事接物都要是四面去討他須有一箇通處又曰如見陣斲殺播著鼓只是向前去有處無二莫要回頭始得

爲學須是痛切懇惻去做工夫使饑忘食渴忘飲方得

學者最怕因循

悠悠於學者最有病

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是甚麼精神甚麼骨筋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直要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時乎時乎不再來如  
何可失

先生荅滕德粹書曰官閒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工夫歲  
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  
所望者則不止此願要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  
見無疑可問乃所望爾又曰切宜痛加矯厲專一用工庶  
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又曰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爲  
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  
要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又曰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  
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巨兩事皆以專  
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

朱子讀書法卷一

十四

知服齋叢書

先生荅程正思書曰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  
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自窮究此  
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  
望耳

居敬持志

廖晉卿請讀何書先生曰公放心久矣精神收拾未定無  
非走作之時不若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又謂之  
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卻好讀書

先生云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  
如此何以爲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此最精要和之間不知敬如何地持先生曰只是要  
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而已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  
精專凡看山看水風吹艸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是眩

惑此何以爲學諸公切宜勉此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未要讀書且先定其心屏去許多閒思亂想使心如止水如明鏡讀書閒時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明這箇卻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省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在此一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他條理絡脈自有貫通處

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是有讀書時有虛靜時先生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在

今學者說書多只是捨合來說都不詳密活熬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張仁叟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先生曰自去檢點時且一日之間試看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康靖公以白黑豆記善惡念之起善念起則投白豆惡念起則投黑豆初時黑多白少已而白多黑少久之則白亦少矣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字看得各有著落方可商量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都托不馳走散亂方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是常要心存在這裏乃可做工夫如人先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任其所之若無箇

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困睡相似都不濟事今看文字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學者多不冝用心且莫說收斂箇心在身上而今要得收拾箇心在書帙上亦無

周元卿問著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

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

看文字須此心在上面若心不在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

讀書閒暇宜於靜室安坐席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四遍方記得而久後又忘了

朱子讀書法卷一

六

知服齋叢書

先生曰只第一遍讀時須用功在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訖則又焚了是亦作焚舟計若初且艸艸讀一遍準擬三四遍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神至之曰亦須是聰明先生曰雖有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管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至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道解春秋于心靜甚麼事後來方曉益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朱子讀書法卷三

宋 張洪 同編  
齊熙

綱領

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

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

讀書是講學中一事

又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朱子讀書法卷三

一

知服齋藏書

先生語黃義剛曰讀書窮理便是爲學其他也無陶鑄處又曰只杜門讀書便是所向則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子細玩味攷究義理便是

不讀書不窮理則心無所用遂生出病

讀書理會一件又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

去聖旣遠天下無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天下之精微知之固道也不然則爲溺心志之大弊矣

先生答陳明仲書曰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答呂子約書曰夫學者旣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且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旣病

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摩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

荅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枉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舌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是只一場脫空直是可惡

先生記建陽藏書閣有曰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道幽明之故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于義理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備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白漢以來儒者相與

朱子讀書法卷三

二

知服齋叢書

遵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賢之心攷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于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俱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于心不有于身有不免于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蓋亦難矣先生記經史閣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

其在而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乎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倉貨源流兵刑之法制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麤者若非破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天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者不越乎記誦訓詁文字之間以鈞聲名干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學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使二三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于外求者而因以致操存持守之功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閤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摛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先生作論語訓蒙後更名集注序曰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且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余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欲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誕也母惑于異端而躐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書大中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卽以此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性脩身齊家推己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脩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筮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

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

先生答劉仲則書曰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核物之際未有皆能識其本原而中于幾會此子路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于聖人也

答包詳道書曰今謂聖門之學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于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論無乃類此乎

答項平父書曰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攷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益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也

朱子讀書法卷三

四

知服齋叢書

答顏子堅書曰辱書備見雅志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于此有未喻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洒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于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在于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誠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

循序漸進

序有二其說見前集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論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當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是聖人爲人切要處惟大學一書說古人爲學大方玩味此書卻讀論語

學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

模大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  
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論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  
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上古之書莫尊于易中古後書莫  
大乎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先生問剛中平時讀何書剛中說看論語荀揚莊老王通  
諸書先生云須看論孟若荀揚乃誤人之書莊老乃壞人  
之書

問看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今爲學首末次第  
又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濟家  
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二節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致  
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  
易看

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御好  
不消得專去無形無影處理會

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  
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  
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卻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  
無形無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  
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

易難看不若且看大學中庸語孟詩書較好商量

易書自是難看須經理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  
益此書平澹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學者須先  
讀詩書他經有箇見處及曾經歷事方可以讀易得其無

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卽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大指了又自下注腳大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總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纜提起便總說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此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仁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開義理闊多

易傳先須讀化書理會得義了方有箇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著不識其味都無啟發如遺書之類人看著卻有啟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礪入細此書于學者非是啟發工夫乃磨礪工夫

先生與徐丞相書曰易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便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頃嘗極意研索僅得一二而所未曉者尚多竊意莫若且讀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于學者日用工夫也

先生荅江德功書曰若要讀書且讀論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案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今人巨學都不將心究索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有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大學論孟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

荅符復仲書曰易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荅方賓玉書曰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

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

荅陳明仲書曰經書難讀而易書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概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破說殺了今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讀禮記復讀儀禮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其他皆然讀書須是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

先生荅呂伯恭書曰示喻今學者兼看經史甚善此間學者少通敵之資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然恐亦當令多就經中畱意爲佳蓋史書開熱經書冷澹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亦當預防也 又曰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通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便無蹤跡某舊讀通鑑且艸看正史一上卻來看他

荅潘叔昌書曰看史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理義之得失巨

讀通鑑且將全本熟看卻去看綱目發明卻儘好議論也先看論孟中庸叟看一經卻看史方易看先看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

人要會作文章須讀取一部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

先生荅程允夫書曰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

詩而不知以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爲盡力規模已少變化其論甚當然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求諸己而已求諸己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被服而力持之可也文字工拙尙何足道 又書曰某間之先師病翁及諸丈人先生皆謂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巨益不如是不足以發肅敬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近世至熟觀語孟以探其本已上三段非讀書本務亦聖門遊於藝之意云巨

右羣書先後緩急之序

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卻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五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朱子讀書法卷三

八

知服齋叢書

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道理既多則難底道理自然識得

大學且逐章理會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既逐段曉得卻將來統看溫尋過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自論語日不得過一段先生云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可以治躁心

先生問看論語了未轉廣云已看一遍先生曰太慢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

先生問胡某論語讀得多少對曰兩日只雜看中庸等書先生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一書

讀大學且逐段捱看看這段時似無得後面底看第二段

卻思量前段合文思聯屬卻不妨

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孟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

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從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擇中間一二句來理會意脈不相貫屬多岐亾羊者不可不戒也

又曰承諭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意思所未喻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於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腳亂亦至於此邪

又曰接學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若只似目前大督長吸貪多務速卽不濟事

朱子讀書法卷二

九

知服齋叢書

荅黃子耕書曰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真是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看得朋友閒病痛多是貪多務廣恩遠涉躐所以凡事艸率羸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字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

荅胡季隨書曰近日學者意思都是確實不會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掉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

是大病有志之士不可不深戒也

荅王季和書曰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幾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去

荅郭希呂書曰專看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復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不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荅劉仲則書曰大抵讀書惟循序漸進爲可得之如伯牢九鼎非可一噉而盡其味也

荅邵叔義書曰竊意必欲實爲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承歎而躡等坐馳之所能及也

朱子讀書法卷三

十

知服齋叢書

荅陳師德書曰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平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

荅鄭子上書曰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領略取大體規模卻便回來尋箇實下手處著緊用力不可只守著此箇行程節次認作到頭處也

荅潘叔昌書曰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置其說而專意於

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虚心遊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  
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  
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

荅廖子晦書曰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  
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  
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擇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  
之言不可如此閒別且是心意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  
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贅牙無田地可安頓此  
病不可不知也

荅袁機仲書曰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  
各自一箇體面不可牽強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  
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  
了又卻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使人  
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卻是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  
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混成一塊合  
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  
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

荅王欽之書曰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  
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  
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  
工夫參伍攷照

案文集  
照作證

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

目則不足畱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  
但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麤難易只從頭  
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之必  
有自得近年爲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  
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

耐煩看得了況所謂久而後已者又豈能辦此長遠工夫  
耶

荅林正卿書曰讀書之法須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  
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  
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  
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淡洽非  
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  
見純熟若只如此愒愒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  
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

荅汪叔耕書曰所論爲學次第足見立志之高然雜然進  
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會之肆見其肥美  
大截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  
而亟吞之豈不穿腸掛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  
味則不知向之所會者果何物也

朱子讀書法卷三

三

知服齋叢書

荅朱朋孫書曰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  
學之方故學之者貴專而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  
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  
八書則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  
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  
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  
少而皆爲吾有矣

讀論語每日只兩段熟了自然義理貫通若不如此看是  
幾年也無長進

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溫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搶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修改若一向看去便  
少不是少只是看得艸艸

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冊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先生荅程正思曰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  
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探求聖賢本意則久之自當見效  
荅宋容之書曰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  
隨力且看一兩段候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  
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語皆有下落諸  
家注解一一貫通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  
本意雖已得之亦且要如此反覆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  
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致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  
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  
似到晚都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閒自  
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

常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  
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有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令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捨  
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  
方會認得

若能沈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先生語楊道夫曰看來用心專一讀書子細則自然會長  
進病痛自然消除

先生問叔器論語讀多少對曰兩日只雜看恁地如何會  
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得此邊冷如水那邊熱  
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

先生荅湯退思書曰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具一  
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攷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

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荅孫仁甫書曰讀書一事可以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矗立而有所據之地不然恐終爲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荅陳暮書曰爲學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計較功程如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右每書誦讀攷索之序

朱子讀書法卷三

熟讀精思

先生荅沈叔晦書曰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泛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工巨

爲學之道要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之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之自有至處

熟讀精思既曉得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爲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要無別塗請只如此用功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荅林伯和書曰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精思不通然後攷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

可

荅余占之書曰讀書之法熟讀精思此外更無別巧

荅胡季隨書曰讀書不務精熟則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

荅路季章書曰將語孟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維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心肝五臟許多忿憾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如今日而已

又曰讀書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義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思無以蕩滌塵埃剷除鱗甲也

荅楊至之言曰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則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乃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況全未有交涉乎

荅趙履常書曰讀書遺忘此亦主友麤心之通患無藥可

朱子讀書法卷二

五

知服齋叢書

醫只有少讀深思合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目

又荅陳明仲亦同此

荅廖子晦書曰近時朋友謾說爲學然讀書尙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尙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良可歎也

荅許生書曰天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旣深得之而慮後世不能以達乎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誘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意攷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

荅張元德書曰讀書切忌貪多惟少則易於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且嚼咀其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

後將注解看方是有益

讀書法且先讀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二三分又卻讀正文又得一二分

讀書不貴多只貴熟

令人讀書傷快須是熟讀方得孟子大致分曉也不用解但熟讀

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卻看諸人說與我意思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如此則理義流通自得矣

看詩須是諷誦教浹洽骨髓方得今都未曾看他皮毛在某已前是看了多少詩說今只有一本解了不勞討別解看省了多少事如何更不去熟讀

須是先將那詩來吟詠四五十遍了方可看注看了又吟

朱子讀書法卷三

六

知服齋叢書

詠三四十遍慢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

詩可以興須是反覆熟讀慢書與心相入自然有感發處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巨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爲精密是易之括例

問性鈍讀書多記不得但須少看熟復子細推求義理自有得處

五峰舊見龜山問爲學之方龜山云且看論語五峰問論語中何者爲切要龜山不對久之曰熟讀先生因謂直卿曰如今且只得挨將去

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斫此人又要斫那人非惟一力不給而其所欲得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處所卻在道邊閒處雷滯則所欲到處

何緣達看此一章便須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  
此三二十過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  
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蓋  
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成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  
來做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

先生謂陳淳曰大學已是讀過書空朝夕常常溫存勿忘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於合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  
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  
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  
無益百讀書不可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已讀者

凡人讀書若讀十遍不會則又讀二十遍又不會則讀三  
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見處到五十遍暝然不曉便是氣質  
不好令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  
吾肚中千百轉便自然純熟

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  
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  
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令人只辨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  
閒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  
讀書不可記數數足則止矣

後生輩誦書須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復熟讀時溫  
習是要法耳

詩且逐篇旋讀方且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  
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覺豈有讀一二遍  
而便有感覺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

今已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巨

荅羅參議書曰論孟中庸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不足用心然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今於六經未能遍攻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爲務則已未爲博矣況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

所有書於理會得底更看過尤好

先生云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是時徹夜聞鶉聲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只艸艸看過不濟事

先生問黃直卿曰論語近讀得如何曰尙看未熟先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功效不可急工夫不可慢書無難易須使許多心力反覆去看

朱子讀書法卷三

六

知服齋叢書

問黃螢常讀何書曰讀論孟曰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話一字一句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脈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方與他理會如做冤讎相似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

凡看文字且就本文上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爛熟方見意味快活令人都不欲看別段始得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管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案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卻看注字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段

聖人言語如千花遠望都見好須端的真見妙處始得須著力子細看工夫只在子細上別無他術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而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且看十分之二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只如此做此事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工夫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則費八九分其後則費六七分又其後則四五分矣

范伯崇云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矣先生答曰此論甚佳

呂子約云學原於思不致其思釋以通之則無自可進苟

朱子讀書法卷三

元

知服齋叢書

苦思力求則淺迫無味惟學焉而時復思釋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卽時習而悅之注釋也先生答曰此說甚佳

先生答連嵩卿曰熟看上下文字細思索不可艸艸說過答楊子直書曰一生辛苦讀微細揣摩零碎刮刷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答陳虜仲書曰讀書別無法只要耐子細是第一義也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

先生與張敬夫曰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艸率看過不曾子細玩味則見處全不精明豈不可戒

答邛子野書曰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能舍之辭

荅黃子耕書曰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工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以學者反覆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自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自此外管所未學亦有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麤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  
荅宋深之書曰讀書要須辨得精麤得失乃於己分有益若但泛然看過卽枉費工力矣  
先生語王過曰爲學須要專一用工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辨讀書不精深只是不專一

朱子讀書法卷四

宋 張洪  
齊庶 同編

虛心涵泳

讀書且須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

問讀易未能浹洽曰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  
方包羅得許多義理

看文字須是虛心則見道理明

讀書而不能盡見其理只是心羸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  
虛心玩索聖人言詩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  
看過何緣見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

示及門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足是且據  
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

朱子讀書法卷四

知服齋叢書

虛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  
此而已

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徐徐玩  
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卻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  
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  
說一局局定慢看不出今雖道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  
內不期依舊從他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  
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  
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  
慢自可通於是盡滌蕩舊說詩意方法

戴明伯請教先生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卽聖人之  
心聖人之心卽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  
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慢見箇道理但如此心

平氣定不東馳西鶩則道理自逐旋分明去得自家心上  
一病傻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  
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傻見之理不若  
且虛心讀書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傻理會得且只  
做理會不得某見說不會底傻有長進不長進者多是自  
謂已理會得了底如此則非特終身不長進傻假如釋氏  
三生十六劫也終理會不得

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惟  
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

看書不由直路只管枝蔓傻於本意不親切  
大抵義理須是且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

只看文字且就本文上看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爛  
熟方見意味快活令人都不欲看外段始得

朱子讀書法卷四

二

知服齋讀書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  
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不講

觀詩之法且虛心尋釋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  
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  
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則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  
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  
卻窒塞了他如一流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  
了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不得  
分曉不若退步卻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今學  
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  
亦被他自來相尋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

看文字不可終日思量，破將心去，馳逐亦須空閒少頃，養精神又來看。

先生荅張敬夫書曰：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椎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目之末習。

先生荅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使，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曷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之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醞醖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又曰：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先生荅呂伯恭書曰：學者凡聖賢一言，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留？在胸次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與袁機仲書曰：須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以輕索其瑕疵。

荅范文叔書曰：往年輕無定說，故讀書不能無疑。近來眾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覆玩味，認得聖

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目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巨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巨

答游誠之書曰讀書玩理但嚴立功程覽著心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

答柯國材書曰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充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

答許順之書曰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  
朱子讀書法卷四  
四  
知服齋叢書

加功如何  
又曰讀書大抵只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爲深昧之說卻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切宜戒之只就平易處實處理會也 又曰向平易著實處子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巨

矣  
答王近思書曰於古答聖賢之言逐一反覆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自有貫通處而胸次了然無疑

又曰於先達所言擇取其精要者一說反覆玩味久而不

念當自有心解處不可妄以私意穿鑿恐失之浸遠難收拾故也

荅魏元履書曰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間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懇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虛度光陰也

又曰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

荅程允夫書曰讀書剖析精微玩味久熟則眾說之異同自不能眩而反爲吾磨礪之資矣

荅陳明仲書曰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正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荅胡廣仲書曰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強說枉費心力也

荅江德功書曰虛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己亦有著實用處不必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又曰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尙未見到一二分豈可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沈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

荅嚴居厚書曰虛心平氣反覆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強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

荅劉叔文書曰大凡看書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若未曾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硬主張久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閒說話

荅黃仁卿書曰看書須隨事觀理反覆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若使一向如此排定說般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卻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促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變化氣質底道理

朱子讀書法卷四

六

知服齋叢書

荅黃直卿書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破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

又曰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要無他病也

荅呂子約書曰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

又曰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卻須自有箇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

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卻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

又曰大凡讀書須是虛心以求本文之意爲先若不得本文之意則是任意穿鑿

又曰取孟子子思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制

又曰讀書窮理須認正意切忌緣文生義附會穿穴只好做時文不是講學

又曰胸中先有舊說爲所牽制不得虛平故爾滯礙枉費心力可且將舊說權行倚闕而只將本文反覆玩味久之自然漸虛漸平則於此無疑矣

又曰放下許多道理平心看他文義向甚處去都不要將道理向前牽拽他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卻有箇自然底道理出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大抵先要虛心耳

又曰前賢語言寬廣不若今人急迫令人見得些道理便要鑿鑿開卻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

答潘文叔書曰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必過求卻失正意也

答潘恭叔書曰近日學者之病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

答劉公度書曰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要欲別求見解卽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

荅劉仲升書曰大抵學問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別無證佐攷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擅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割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麤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

荅劉季章書曰爲學若不寬著心胸細玩義理便要糾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迫而義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又曰意思急迫不寬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礙人所見也

又曰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他文義體察不可先立己意作勢廢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

朱子讀書法卷四

八

知服齋叢書

又曰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都是背卻經文橫生他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又當以艸略苟且爲戒所謂隨看優起是非之心此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書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迷閃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又曰江西人尙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細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拗麤疏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卻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心地自然平夷見理明徹

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荅胡季隨書曰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虚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卽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

荅沈晦叔書曰虚心熟讀看得本意分明卻取諸說之通者鎔鑿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楨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

荅項平父書曰大抵旣爲聖賢之學須讀書讀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

朱子讀書法卷四

九

知服齋叢書

又曰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覆玩味只略一線路可通復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

荅王季和書曰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虚心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

荅黃冕仲書曰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爲攷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

荅李守約書曰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虚心反覆詳說爲有功且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攷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且如此豈復能有長進

荅趙子欽書曰近世學者不能虚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

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實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狂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其或傷於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

又曰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關其所疑而反覆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

又曰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厭驕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卻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語別無可說耳今學者只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佐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騫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益也

荅徐居厚書曰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血氣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只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邪

荅傅子淵書曰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之言而一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是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醲郁之意荊州所謂有拈提豎佛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

荅潘文叔書曰讀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計較必求赫

赫之近功也

荅蔡季通書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卻舉起一看傻自覺得有下落處荅程允夫書曰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卻玩味工夫故此道理須看得似分明卻與自家身上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卻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

荅陸子壽書曰大凡讀書當煩惱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蘊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有之眾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荅林正卿書曰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

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令人多是見得一邊便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宏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荅汪叔耕書曰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巨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愚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所傳旨

荅陳才卿書曰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傻作見解主張也

荅張元德書曰大抵讀書須是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根尋

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後此對答無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卻本文肆爲浮說說得卽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荅王晉輔書曰爲學大概且將聖賢之言從頭逐字訓釋逐句精詳逐段反覆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荅杜貫道書曰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也

荅李晦叔書曰大抵讀書當擇先儒之舊說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之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有得於心也荅孫敬父書曰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卻有牽強費力處此當是心存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

荅或人書曰大抵讀書且是虛心攻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肯理然非經文本意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巨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攷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覆精詳不可艸草說過也

與或人書曰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

自有見處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在。看極是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

先生跋林汝器論語說曰：論孟聖賢之書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爲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獵強記，無沈浸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焉耳。論文義且只據所讀本文逐句逐字理會，教分明不須旁引外說枝蔓游衍，反爲無益。如論浩然之氣，便須直看公孫丑所問意思如何。孟子所說如何一經理去，使當時問答之意一一明白了，然後卻要理會四旁餘意未曉處。今孟子之意未能曉得，又卻轉從別處去，末梢都只恁休去也。

答蘇晉叟書曰：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折貫通。

朱子讀書法卷四

三

知服齋叢書

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答曾景建書曰：讀書須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去處，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

答胡季隨書曰：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攷文義以求其理之所枉，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

答陸梭山書曰：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覆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枉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得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

荅陸象山書曰某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喻曰  
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  
甲平心也平心之說甚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  
美矣然某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  
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己  
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欲  
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直者爲曲也  
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  
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  
之當目今以麤淺之心挾忿懣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  
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  
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  
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朱子讀書法卷四

尚

知服齋叢書

荅呂子約書曰教學之功交相助政自不惡但所論頗  
覺支蔓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合胸中虛  
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  
爲心害有損無益也

又曰講論不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  
說則只尋是處雖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  
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  
荅林叔和書曰嘗觀當世儒先講學初非甚異止緣自是  
太過而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  
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  
觀兼取眾長以爲己善釋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  
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  
以次推究纖悉盡詳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

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荅柯國材書曰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恐其遠此道之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

荅丁賓臣書曰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際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

朱子讀書法卷四

圭

卯服齋讀書

荅呂子約書曰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卻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無太極耶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立以何卦爲未發邪竊恐夏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

切己體察

大學一書如行程識得行程便須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

先生嘗舉程子讀論孟切己之說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當時曾時習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

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辨義理所在爲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佞言語說若無存

奮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莫在蒔歲月可惜也王子充問讀書未見得切見之事方切先生曰不然論語第一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是三省可謂甚切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令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己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先生語周謨曰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慎之意則於己爲有益不然亦空言耳

又曰舜粥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要就此轉方有實地工夫也

又曰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識得聖人言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道理便能切己用功

看文字須是切己則自體認得出令人講明制度名器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上大處卻不會會何貴於學

先生書謂林充之曰近讀何書恐要當於日用之間深加省察而去其害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益深恥之

答歐陽慶似書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

答董叔仲書曰讀書先看大指卻就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荅黃子耕書曰日用之間要看自己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於焦躁邪

荅劉仲升書曰所喻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真實意味也

荅曾泰之書曰疑義且當闕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脩己處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卻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

荅方賓王書曰大學之本末始終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腳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且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

荅俞壽翁書曰捐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著實處用功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荅李伯諫書曰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哉

荅詹體仁書曰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

目

荅胡平一書曰日用切己之功聖賢之言詳矣其在大學

論孟中庸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

先生跋胡澹菴論語說序曰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欲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讀先生跋洪芻靖節詞記後曰讀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懵然無所知者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慾忘君所謂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示講堂一日使諸生知學之道非知之難而行之艱也

聞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先生荅林伯和書曰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務通當世之務益亦未晚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先生曰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字一生用之不盡又曰某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箇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旣欲爲此又欲爲彼如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眞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令人卻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賓也好空多了少閒卻不把捉得一項周全

李貫之曰敬能集義義不

離敬敬不容不義義不容不敬敬義夾持則心常存心存則心熟而智益明敬義二字該盡六經語孟子所言之理

先生荅蔡季通書曰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爲究且

論看二程語  
錄而及此

著緊用力

凡事不可著箇且字其病甚多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閒斷先生曰只  
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公今三五年不相  
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  
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  
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  
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人若辦得十年來世閒甚書讀不了

橫渠教人道夜閒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  
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  
勇方做得

朱子讀書法卷四

元

知服齋叢書

讀書須要耐煩努力翻了巢穴譬如煎藥初煎時須著猛  
火待滾了卻退著以慢火養之讀書亦如此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諸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虛度了日子  
須著火急痛切意思嚴了期限邁了工夫辦箇月日氣力  
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處一生  
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  
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

古人謂心堅石穿益未嘗有做不得底事如公幾年讀書  
不長進時皆緣自恁地搭滯了

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  
他亦是如此

某今見得這物事了覺得與人學射劇相似舊時未理會

得是下多少工夫而今學者卻恁地泛泛然都沒緊要不把當時只是謾學理會得時也好理會不得時也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著弓須是射得中得

荅陳膚仲書曰近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他將已曉會得處反覆玩味言外別見新意決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字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索性理會教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

荅劉季章書曰懶惰一病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邪

荅胡季隨書曰呂伯恭嘗謂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之心此至論也

荅李守約書曰直須痛自循省勇猛奮發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無入德之期也

荅陳超宗書曰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意然後可以加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荅郭希呂書曰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子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荅陳膚仲書曰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

小工夫看些小文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荅許順之書曰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強如何耳

荅黃嵩老書曰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卽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荅陳才卿書曰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懼直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荅周南仲書曰聖賢遺訓具在方策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時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卻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荅度周卿書曰讀書探道有新功否歲月易失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時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密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先生同安論學者曰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有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從學而已得學又不爲無所從學而猶不免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

居敬持志

若不能敬則講學無安頓處

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好用功夫方精專看得透徹  
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  
之語敬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  
然剛健有力

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未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  
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

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向時舉中庸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如讀十句書上九句  
有心記得心不走住則是心在此九句內是誠是有其物  
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  
物也

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爲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敬敬

朱子讀書法卷四

三 知服齋叢書

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爲主則百事皆從此去今人都不理  
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卻要理會他事又無齊家治國平  
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用匙不理會心  
是不用篙不使匙也攝心只是敬纔敬看做甚麼事登山  
固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先生問汪長孺名德輔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

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  
只是不敬故如此

看文字理會不出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先生答陳膚卿書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  
收得心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而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  
放也常多矣胡爲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  
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

荅鄭仲禮書曰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荅李晦叔書曰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目若有所偏懷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

荅詹元善書曰君子之爲學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荅羅縣尉書曰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爲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

